



夷堅丁志卷第十四

十二事

武真人

武真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方在孩抱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則如初母甚異之年稍長議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照鞅鞅不樂訓以女工坐而假寐母笞怒之謝曰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高真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升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暫謫塵境三紀復來汝

丁志十四

歸休糧遂弃人間事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强又夢神怒曰命汝勿食違吾戒何也剖腹取腸胃滌諸玉益復納于腹而緘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師回風混合真人印俾度世之有疾者母聞言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爲兒絕劊事俾遂迺志自是獨居淨室間以符水療人疾遠近奔奏求符或邀過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行不裹糧至中塗從者餒但市桃兩顆呵氣授之人食一桃往數十里不飢侍御史陳某居錢

國圖
行款悉
依宋本
齋山案

塘以天心法治人疾舍旁別圃建層樓圃人告
有騎而行其上者陳叱去曰焉有是薄暮携劍
印宿于下亦聞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趨之歸曰
幼女係空中如物羈縻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
人累日陳詣樓設醮厭之火起壁間倉卒奔下
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治及門亡其中家人益恐
致書招元照照衣冠造之陳女起迎門笑語若
初無疾者照携之宿樓上越三晝夜無所覩女
亦泰然韓子辰太尉

裔

官輦下嘗自書章擬

奏于天述遭遇

太上興運事人無知者邀照奏之俯伏良久乃
起誦章中語無一非是且曰

上帝嘉公恬靖無覬幸批荅云謹守千二日辨
曹賞厥功後皆應如照言韓自幼患足疾每作
至不得屈申照爲按摩覺罽間如火熱又摩其
髀亦熱拂拂有氣從足指中出登時履地厥疾
遂瘳韓僕宿於廬側隘舍夜夢鬼物壓其身叫
呼而出值照至不告之故與縱步至其處照及

戶而返曰室有自縊者蓬首出舌見吾求度卽書符命僕焚之夜夢入謝過曰吾得眞官符超生不復來矣啟關而出韓氏設榻留照寢不聞喘息徐見青雲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流離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婢有娠過期不產請照往諸婢雜立照獨視孕者咨嗟曰爾宿生爲樵夫嘗擊殺大蛇今故讎汝在腹食爾五藏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飲訖產一夫大蛇王聞

丁志十四

三

之大駭敬禮之欲贈以金縉不受復如韓氏留歲餘欲歸止之不可涕泣而別言予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也旦日拏舟歸蕭山至家無疾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照衣道服各詣其家聚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子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日云時紹興十一年也

韓僕延
碩說

存心齋

趙善璉與其弟居衢州肄業城內一寺勝小室
曰亦樂齋是歲獲解而絀於春官或爲言樂與
落同音士子所深諱而以名其居宜不利矣乃
改爲居易齋久之夢老翁高冠雪頰來相訪指
而言曰子所以易此者正以樂字爲不美獨不
思居易者唐白樂天之名乎白樂之稱尤爲未
遑璉謝曰然則何爲而可曰當命爲存心齋可
矣覺而更之遂以乾道五年登第調章貢幙官
爲子言

丁志十四

四

明州老翁

明州城外五十里小溪村有富家翁造巨宅凡
門廊廳級皆如大官舍或諫其爲非民居所宜
怒不聽財成而翁死其子不能守先是魏南夫
丞相寓城中無宅可居及罷相來歸空橐中得
千萬買之家人時時見老翁往來咨歎如有恨
者其以白丞相爲立小室塑以爲土地自是不

復出

徐問
說

新安郡士人夢雞數百千隻飛翔廷中時方應
舉疑非冲騰之物以告所善者或曰世謂雞爲
五德今若是其多者千得萬得也可爲君賀果

登科

羅頤說

武唐公

武唐公者本閩州僧官嗜酒亡賴嘗夜半出扣
酒家求沽怒酒僕啟戶遲奮拳撻其胷立死踰
城亡命迤邐至台州國清寺自稱武道人素精
醫技凡所拯療用藥皆非常法又必痛飲斗餘

丁志十四

五

大醉跌宕方肯診視然疾者輒瘡後浪游衢州
江山縣豪族顏忠訓之妻毛氏孕二十四月未
育武乘醉欲入視顏曰道人醉矣須明旦可乎
武曰吾自醉爾病人不醉也遂入又呼酒數升
乃言曰賢室非妊娠所感甚異幸其物未出設
更半月殆矣吾請言其證平生好食雞每食必
遣婢縛生雞於前徐觀其死天明一飽食終日
不復再飯審如是乎顏生驚曰誠然武與約索

錢至二十萬始留藥一服戒家人預備巨鉢及

利刃曰卽餌藥中夕腹痛當喚我如期果大痛
急邀之入入則毛氏正產一物武持刃斷爲兩
覆以鉢命婢掖孕者起繞房行明日啟鉢視之
蓋大鼈也首足皆成全形目亦開特爲膜所絡
動轉未快故不能殺人顏生敬謝欲償元約且
以所主酒坊與之皆笑不取曰吾特戲君耳建
炎中卒於國清年八十餘歲國清僧道益從其
學醫話此事

孔都

饒州獄卒孔都素與酒家婦人游一日過其門
用他故爭鬪郡牙校夏生適見之明晨婦人訴
于郡夏生頗左右之孔受杖心銜其事後數日
出至水平監之東欲買酒而夏生又先在彼望
見孔入從後戶佚去孔徑回抵贍軍庫以私醞
告官官亟追賣酒人并比鄰送獄獄成釀者坐
徒刑且籍產拆屋四鄰皆均賞錢夏生亦被罪
釀者當出賞百餘千無以償至於鬻其女不勝
怨李鄰人其詣東嶽行宮具訴孔夏私隙遷怒

破其家祈神爲王是日孔在家忽震恐不自持呼妻子及里人聚坐過夜半乃言遭十餘人見捕賴此問黨盛今舍去矣天未曉索衫著出曰當往獄官廳是晚不還家歷五日或言有溺死於澹津湖者孔妻驚疑必其夫及廂官澆出尸果也蓋孔挾一時之忿致諸家撓壞如此故神殛之云淳熙元年四月也

白崖神

梓潼射洪縣白崖陸使君祠舊傳云姓陸名弼

終於梁瀘州刺史今廟食益盛政和八年十月七日蜀人迪功郎郭時自昌州歸臨邛迺宿瀨川驛夢爲二吏所召行數里至官府極宏麗廳事對設二錦茵廷下侍衛肅然頃之朱紫吏十輩擁一神人紫袍金帶引時對立時睜眙未及言神顧曰且易服乃退如西廡吏云王自言與君有同年家契當受君拜曷爲不言王甚不樂時曰王爲誰曰射洪顯惠廟神昔年瀘南安撫使英州刺史主公也其子雲今爲簡州守時始

悟與雲實同年進士甚懼曰然則欲謝不敏且
致拜可乎吏曰可再揖至茵次通叙委曲因再
拜神喜跪受勞問如世間禮遂就坐神曰吾入
蜀踰二紀矣曩過陸使君廟留詩曰瀘州刺史
非遷謫合是龍歸舊洞來一時傳誦指爲警策
暨以言事得罪弃官謝世獲居于此獨恨王氏
族人無知者藉子之簡州告吾兒時敬諾寤後
六日至簡池謁太守弗獲不得告明年過資州
復夢神召見責其食言時愧謝神曰是行必爲
我言之吾近數有功於民不久亦稍增秩禮命
矣時旣覺兼程至簡以手書達所夢太守感泣
訪手澤於家而得其詩王公名獻可字補之自
文階易武仕至諸司使英州刺史知瀘南而卒
豈非代陸公爲白崖神乎龍歸洞之事見於廟
記宣和六年宇文虛中與雲同在河北宣撫幕
府爲作記云

慈感蚌珠

大觀中湖州人邵宗益買蚌於市烹而剖之其

一有珠宛然成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
紋畢具觀者敬駭遂奉以歸慈感寺寺僧積藏
客至必出示葉少蘊作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
游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
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鷲嶺存此
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一時名流屬
和甚衆曾公衮紆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
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雪水直通方廣古靈源
月沉濁水圓明在蓮出汗泥寶性存隱現去來

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此寺臨溪流建炎間
兩浙提刑楊應誠與客傳玩不覺越檻躍入水
中四坐失色亟禱佛求之於煙波杳茫之間一
索而獲葛常之
立方說

蔡郝妻妾

蔡待制之子某建炎間自金州□陽令解官避
地入蜀久之得監大壺監鹽井挈家之任妻生
男五歲女三歲矣同處一舟而蔡私挾外舍婦
人別乘一小艇曰往焉常相距數里至暮或相

失妻密知之平日遣童持合至蔡所曰孺人送
點心來啟之則二兒首也蔡驚痛如癡止棹以
須其至至已自刎矣蔡竟與嬖人之官持身復
不謹爲郡守王君所按其家多貲悉傾倒以獻
僅得免未幾亦卒郝師莊者嘗爲忠州墊江令
後寓夔府僧寺妻先亡一妾有子專家政郝生
招同寺人飲酒或指墻而笑曰此處獨無瓦又
光潔得非僧徒夜踰垣至君內乎郝信以爲然
日夕訶責其妾疑忌百端雖小故不捨妾不勝
冤忿伺郝曉出卽刃厥子且藏刀衣下郝聞變
走還及門欲入適別婢擁篲在前瞬目使去凶
妾知不可柰亦自戕婦人天資鷲忍故殺子隕
身而不憚傳記中所載或有之

郭提刑妾

政和末陝西提刑郭允迪招提舉木筏葉大夫
飲酒出家伎侑席一姬失寵於主人解逢迎客
意葉乘醉謹之曰吾從主公求汝必可得當卜
日遣車相迎姬大喜滿望信爲誠說窮日夜望

之眠食盡廢遂綿得疾不能興傍人往視病輒曰葉提舉車馬來未明年元夕忽自力新粧易衣告人曰向正約今日而肩輿果來我卽去才舉步奄然而隕蓋葉君酒間戲言旋踵不記憶此姬乃用迷著以致死二司皆在河中府時外舅爲學官云

劉十九郎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怪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瞳歷洪源石村何衝

丁志十四

十一

諸里每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
不聽怪黨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
往爾遂往徑入趨廡下客房宿略無飲食枕席
之具明旦劉氏子出怪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
足杖纔下子卽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
仆如前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倖
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魁色不動遣
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
於杖下經兩口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

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怪相視窘懼不暇取行
李單身亟奔怒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中蹶然
起則身乃在牀臥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
事於劉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
門而死復邀致他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
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呪而入病者
卽日皆安予於乙志書石田王十五爲瘟鬼驅
至宣城事頗相類

雷震犬

丁志十四

十二

淳熙元年六月十五日饒州大雷雨市店有客
攜獵犬來數日矣是日正午臥于茶卓下忽濃
雲蔽屋店中漸暗客妻出呼犬爲一青面長人
掣其手使去少頃開睛犬已死毛皆焦灼直上
屋瓦碎者甚多犬之罪無由可知然雷威亦褻
矣

夷堅丁志卷第十四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丁志卷第十五

行款悉
依宋本

丁志十五

一

夢龜告方

冀州士人徐蟠因墜馬傷折手足痛甚命醫者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之矣夜夢龜言曰吾惟整痛不能整骨有奇方奉告幸勿相害也蟠扣之云取生地黃一斤生姜四兩搗研細入糟一斤同炒勻乘熱以布裹罨傷處冷卽易之先能止痛後整骨大有神効蟠用其法果驗

淄州人田穀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遣僕至衡山招表姪張敏中欲託以後事未克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女死又取其妹兄亦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弔寓于張故居没山閣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心痛醫療小愈過夜半歎起坐語言不倫張往省候則其姊憑焉咄咄責妹曰何處無昏姻必欲與我共一婿死又不設位祀我

使我歲時無所依非相率同歸不可張諫曉之曰此自田叔所爲非今傭過旣一家姊妹寧忍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萬福又曰慶孫汝可上床坐叔翁者田三之季父穀慶孫者其稚子也皆亡矣蓋羣鬼滿室左右盡悚俄聞曰變貌作田氏音聲顧張曰知縣其爲姑來姑生前有欲言者今當具以告邀使稍前歷道始死時夫兄侵牟及婢妾竊攘事主名物色的的不差且囑立所養次子爲劉氏後復切切屏語似不欲

他人預聞良久洒淚曰我無大罪惡不墮地獄道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超脫耳嗚咽而去方附著時廖氏眼頰笑渦及十指纖長全如田姑在生容貌如是繼日來訖于廖歸明年春將祔于劉瑩張與廖送葬宿其冢次方寒雨淒零松風荅響皆起怖悸意廖復爲所憑張譙之曰必山鬼野怪假託若眞田三姑何爲容色不與去冬等隨聲而變宛然不少異申言曩事丁寧委曲然後已迨廖氏還家又來倩有禱於張旁人曰張知縣居不遠盍徑往白之曰宅龍遮我雖欲入不見容我不免爲是後一年廖卒始絕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狀如之爲可怪也

汪澄憑語

番陽人汪澄家頗富獨好以漁弋望學爲樂年財三十以乾道九年五月死其妻里中余氏女也稍取其敖戲之具與人或毀弃之明年七月旦初夜妻在床未睡覺四體竦漸驚喘呼告其乳媪媪亦然俄頃作澄語罵其妻曰賤人來吾

死能幾時汝已萌改適他人意二子皆十許歲家貲殊不薄豈不能守以終喪吾甚愛鸚鵡彫籠及雙角弓何得便與三十五舅三十五舅者妻之兄仲滔也所居正比鄰密覘壁間澄厲聲曰何不入視我而顧竊聽滔懼卽舍去又使招其仲兄辭以疾則歎息曰生時不相睦固知其不肯來吾父可得見否父老且病扶杖哭而入澄拱手而揖爲恭敬聽命之狀父曰兒旣不幸早世得不墮惡趣寬吾悲心無爲見怪於家怖

妻子也澄亦泣曰大人有言澄當去媪遂厥然而默如兩食頃復附語呼其子曰我將出而土地見阻汝宜辦小祭善爲我辭子遽殺雞取酒詣祠禱解媪乃蘇□氏□客
□時說

聶進食厭物

北京人聶進家世奉道不茹犬鴈鼈蒜之屬唯進獨喜食父常戒之輒曰將止矣他日又如初年二十二歲時病傷寒困頓見青衣人來喚遂隨以行踰山涉水乃抵大城門門吏問此何人

青衣曰聶進也吏曰來矣可速行已而到一宮
闕門下復有吏衣裾甚偉亦抗聲問曰何人青
衣復曰聶進也吏亦曰來矣官人相候久可速
入進殊驚悸引立廡下或呼令升階進密舉首
見三人皆王者服据案坐諭進曰汝嗜食厭物
雖父兄戒飭不敬聽是何理耶此等物亦有何
好進伏地告曰茲蒙嚴旨自此決當斷食王曰
果能爾當放還進曰苟復念此罪死不赦王命
吏送歸冥行不知所之及家望孥累聚泣吏推

之身投榻上血汗從鼻出約兩斗許移時漸甦
進後由北方歸正得官淳熙元年年四十九矣
爲秉義郎添監撫州酒稅自言其事

新廣祐王

邵武軍北大乾山廣祐王廟攷圖記乃唐末歐
陽使君之神距縣二十里對路立屋數楹以館
祠客有王道入者居其旁躬洒掃事頗謹樸慙
直乾道四年秋夢車騎滿野羽儀輿蓋如迎方
伯連率而又過之皆自廟中出趨問何所往一

吏曰遠接新廣祐王曰敢問王何人今居何地
曰在浦城縣故臨江丞陳公也覺而記其語明
日徑走其處詢訪之果有陳丞以進士登第平
生廉正爲鄉里所稱死方五日道人驗夢可信
喜而歸稍以告人今猶處祠側

詹小哥

撫州南門黃栢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繖帛
爲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箠責徑竄
逸他處久而不反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

丁志十五

七

不祥直以爲死矣會中元孟蘭盆齋前一夕詹
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歎于外者母曰
小哥真亡矣今來告我取一紉錢祝曰果爲吾
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
陰風肅肅類人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亟呼僧
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
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曰未可稍前諦
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宜黃受傭
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云

晁端揆

晁端揆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流眄寄情未能諧
偶婦忽乘夜來挽衣求共被晁大喜未明索去
留之不可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蓐褥
間餘血漉迹亦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間聞
哭聲扣鄰人曰少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晁掩
涕而歸

水上婦人

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

失其名

以威風陷

丁志十五

八

直震郡縣嘗乘舟按部還遙見水上若婦人長
尺餘衣袂蹢躅迎舟而下泊相近容色悽慘類
有所愬及相去只尺迷不知所在疑爲偶然也
次日所見復如之其色益悲周謂必冤魄伸吐
遂停棹卽近縣追一倡須語言稍警惠者眾莫
測何爲旣至衣冠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冤當憑
此倡以言吾爲汝直須與倡凜凜改容哀且泣
音聲如他州人云妾某州某縣某氏爲某人謀
財見殺事不聞于官無由自白敢以遺恨告周

隨錄其語密檄下彼郡捕得凶民一問具伏遂
寘諸法周表卿尚書爲宜黃丞時爲疎山長老
了如說而忘其名或云卽茂振樞密麟之父也

張珪復生

江吳之俗指傷寒疾爲疫癘病者氣才絕卽斂
而寄諸四郊不敢時刻留臨川民張珪死寘柩
于城西廣澤庵庵僧了燾夜聞撲索有聲起而
伺則張柩中也旣不敢發視之隔城數里無由
得言但拱手而已良久聲息遲明奔告其家亦
不問至秋將火葬剖柩見尸乃側臥掩面衣服
盡碎裂蓋曩夕復蘇而不獲伸也吁可傷哉番
陽亦有小民以六月拜嶽帝祠觸熱悶絕亟棺
厝于普通塔其事正同

張客竒遇

餘于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人鮮
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
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臥自述
所從來曰我鄰家子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

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者得非爲所惑否張祕不肯言須其來具以問之略無羞諱色曰是也張與之狎弗畏懼委曲扣其實曰我故倡女與客楊生素厚楊取我貲貨二百千約以禮昏我而三年不如盟我悒悒成瘵疾求生不能家人漸見厭不勝憤投繯而死家持所居售人今爲邸店此室實吾故棲尚眷戀不忍捨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間移饒州市門娶妻開邸生事絕如意婦人嗟喟良

久曰我當以始終託子憶埋白金五十兩於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費張發地得金如言不誣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低語曰久留此無益幸能挈我歸乎張曰諾令書一牌曰廿二娘位緘于篋遇所至啓緘微呼便出相見張悉從之結束告去邸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殞於道路張殊不以爲疑日日經行無不共處旣到家徐於壁間開位牌妻謂其所事神方瞻仰次婦人遂出妻詰夫曰彼何人斯勿盜良家子累我張

盡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問同室凡五日又求
往州中督債張許之達城南正度江婦入出曰
甚愧謝爾柰相從不久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
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
楊客居則荒擾殊甚鄰人曰楊元無疾適七竅
流血而死張駭怖遽歸竟無復遇臨川吳彥周
舊就館於張鄉里能談其異但未暇質究也

吳二孝感

臨川水東小民吳二事五通神甚靈凡財貨之

丁志十五

十一

出入虧贏必先陰告忽來見夢曰汝明日午時
當爲雷擊死二乞救護神曰此受命於天不可
免也吳雖下俚人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
白云將他適請暫詣姊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
中天地冥暗雷聲填然吳益慮驚母趣使閉戶
自出坐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
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實未敢以告是
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也

母子至今如初

杜默謁項王

和州士人杜默累歲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
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澆醉才炷香拜訖
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
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
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又慟淚如雨
廟祝畏其必獲罪強扶掖下掖之出猶回首長
嘆不能自釋祝秉燭入檢視神像亦垂淚向未
已

丁志十五

十一

龜鶴小石

王仲禮因作屋就隙地取土遂成窪池得黑石
小塊才廣二寸許汲水滌之上有白龜白鶴形
模宛然鶴之尾龜之背則純黑初謂前人染成
者稍刮磨之實然於是盛以磁器置之書案猶
未覺其異他日夕陽透窗正照鼎上二物皆浮
起於水中取出諦視元在故處復置諸水則亦
如先所見始加珍祕時紹熙甲子歲也至于乙

亥恰一紀忽焉失之

夷堅丁志卷第十五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丁志十五

十三

淳熙二年鄉士張玘赴省試詣吳山廟

試罷具酒炙約同往

攜紙錢致謁願

何不

丁志十六

公訓

其後門人呂川作

湖湘旱府帥張安國

邦人或曰東明石像觀音夙著顯應

說禱之果雨於是議飾殿宇以備他日祈謁之

地蔡積適在殿後乃語其孫衛使徙之衛喜於

乘時得安厝卽卜地命役及啓棺改斂皮肉消
枯已盡獨心骨上隱起一卍字高一分許如鑄
刻所就聞者異焉

王師愈
齊賢說

鄭生夫婦

鄭毅夫內翰姪孫燿爲林才中大卿壻成親四
年生一男一女伉儷甚睦鄭因入京遇上元節
先一日將游上清宮偶故人留飯食牛脯甚美
暮方至官才觀燈殿上忽覺神思敞网亟歸已
發狂妄語手指其前若有所見曰

丁志十六

二

殺此人當時有男子在旁見用藥

旁人乃令妻也呼問林氏亦約略能記憶中毒
者責罵之頗峻林氏曰本非同舉意何爲及我
其人曰因何不言自是鄭生常如病風數歐詈
厥妻無復平時歡意不能一朝居林卿命女佻
離歸家冤隨之不釋遂爲尼鄭訖爲廢人後出
家著僧服死於無錫縣寺

黃安道

番陽士人黃安道治詩累試不第議欲罷舉爲

商往來京洛關陝間小有所贏逐利之心遂固
方自京齎貨且西適科詔下鄉人在都者交賣
之曰君養親忍不自克而爲賈客乎不得已同
寓一寺夜夢人著道服仙衣据案坐前有簿書
呼語之曰此先輩勝黃意其神也再拜哀禱求
知姓名仙問汝誰氏子何許人具以對乃啓簿
累葉指一黃夏示之曰君也對曰姓是名非恐
必不然仙曰是矣至于再三黃始沉思曰然則
當易名應之耳謝而且退仙又曰典謨訓誥是

汝及第時黃寤與鄉人語疑所治經復不同或
勸使併改經遂名夏而以書應舉卽預薦到南
省第二道義題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果登第

吳民放鰾

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鬻鰾爲業日贏三百錢
甲嘗得鰾未賣夢人哀鳴曰念我有子言至再
四驚而覺無所覩燃火照尋聲在桶內一鰾仰
頭噉喙審聽之口中如云念我有子者甲遽悟
曰賣爾求利本非善圖卽默發願改業明日又

以常所贏錢與乙而併買其所負者放諸江鱣
迎水引首隨之久而不去甲祝曰我坐貧故不
念罪福今既放爾而相逐不捨豈非尚有怨乎
應聲而沒既空歸其妻以失累日所得詎之曰
必以供飲博費窮詰不已始具告之殊弗信是
夜別夢數十人言汝欲圖錢作經紀盍往某路
二十里間當可得既寤憶所指非人常行處試
往焉約二十里草蔓遂密中似有物視之得舊
開元通寶錢二萬如宿藏者欣然拜受負以還
用爲本業家遂小康

丁志十六

四

仙舟上天

馬忠玉隨其父爲金陵幕官七月中家一女一
婦同登舍後小樓天色約未申間仰空寓目見
一舟凌虛直上數道士環坐笑語須臾抵天表
天爲之開色正赤舟徑由開處入天卽合無際
而開處尚艷艷如霞忠玉聞而往觀但猶見一
道赤色耳

雷丹

吳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雨忽作雷電總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有飛光大如燕自敕書樓過而南須臾稍息外報縣南村中民饒相家貯穀倉遭蕪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此而燃月餘方止倉及穀皆燒變如甃狀後數十日有商客類道人過其處以石擊所燒倉倉中敗穀堅如石成五色或如蜂蝶蚓螳龜魚蠶蛾之類或猶是穀穗客取數品藏去焚香拜于前及取碎末於盃內

研細酌溪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此雷丹也凡有禍有病者此悉能治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病崇輒愈取之幾半饒氏方知愛惜設杙遮闌眾乃不至而自外至中心皆成佛象侍衛羅漢儼然徙歸居室供事智甫遣吏往求但於裂罅中得類物形者少許而已饒相官爲率府率

酒蟲

齊州士曹席進孺招所親張彬秀才爲館客彬嗜酒每夜必寘數升於床隅遇其興發暗中一

引而盡無此物則不能聊生一夕忘設焉夜半大渴求之不可得忿悶呼躁俄頃嘔逆吐一物於地既乏燈可照倦極就枕安眠達旦諸生畢彬未起往視之見床下塊肉如肝而黃上

猶微動諸生曰先生不夙興索飲而困出此蟲乎取酒沃之唧唧有聲彬起視試之亦然始悟平生

跪膝若有

食血筒處忽水

而圓小大不等張甚驚尚疑食及烹肉就貨乃不能切皆有石滿其中皮肉胃藏盡然始知舍利也罷業哀從來所弃牛骨并舍利作一塔之

雞子夢

東平董瑛堅老之父知澤州凌川縣縣素荒寂

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每以飲饌蕭索爲苦會將嫁妹郡官寄餉乾寥牙雞子三十枚大以爲珍味食其七而留其餘挂於堂內梁上已而妹婿至庖妾請以供晨餐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著帛帔而跛足旦起頰面妾持叉取所挂物得二十三枚方憶昨夢乃捨之遍求牝雞於同官家分抱焉皆一一成雞唯一雌病脚董自是不殺生

右八事皆董堅老相授云其先

君少保所記也故皆遠年事

志十六

七

浙西提舉

司馬漢章

傳

紹興二十七年自浙西提舉常平

罷其幹官張某夢人告曰司馬復得舊物矣旁

又一人言乃其弟季思

取

也張馳以白漢章且

賀其擢序不久繼邸報至除國子監朱丞真闕名字正同已歎其驗朱公卽福州相君也陞辭日留爲右正言而謝景思得之與季思名同鬼神善戲人如此

宜春人胡邦寧爲江西劇盜出沒吉州之西
山官兵追捕不能獲積爲民間巨害累歲乃就
擒既磔死於豫章本郡發夷其父冢尸已槁未
盡壞當心有白蠹穴宛然如一劍但未脫鞘耳

其子盜弄潢池兵宜伏斧鉞異哉

二事漢章說

祝鑰二刀

縉雲祝鑰乾道壬辰春就銓夢人來報已中第
三等又有持二刀授之者既榜出中選如夢迨
注官射隆興之新建尉建昌之廣昌南劍之劍
浦主簿凡三闕竟得劍浦乃悟二刀之兆

國子監夢

汪安行徽州績溪人既改官調知廬州舒城縣
闕到而代者再任汪欲走都下別謀之到郡見
教授林文潛同年生也勸之曰二年缺正自不
易得何以易爲汪卽有歸志夜夢人促其行云
已得國子監差遣矣寤而喜語其僕復決行計
至都數日乃被敕差充國子監別試所謄錄對
讀官給本監講堂印一紐所謂差遣者乃如此

孰謂小事非前定乎

葉岳字子龍華三會

汪安行爲蘄州教授乾道辛卯秋校試廬州得

一卷文理甚優可居前列而誤用一夔

黃州教授時俠堅謂當

未有以

三會也

旁僧解之曰此微事與

二方勉爲書庭謝去遂覺乃驗

葉芮江舟

葉岳字子中信州玉山人自會稽渡錢塘至江
岸同待渡二百人其七十人立墩上餘皆趨起

水濱值潮勢甚大水濱之人急回就岸已爲濤
所溺潮將至墩眾惶惑相視無所逃命俄一船
從西來有出舩邊促篙工急救墩上官人者岳
卽登其舟隨而登者三十輩皆獲免半濟岳謝
問姓名乃芮國器祭酒之子

何爲得得見救芮云眾
後數年岳侍兒

大江先已渡

亂危

丁志十六

十

來

人皆倉卒

事皆祝
養直說

玉真道人

高子勉荷世居荆渚多貲而喜客嘗捐錢數十
萬買美妾寘諸別圃作竹樓居之名曰玉真道
人日游其間有佳客至則呼之倚席無事輒終
日閉關未嘗時節出嬉歷數歲當寒食拜掃子
勉邀與家人同出辭不肯強之至再三則曰主

公有命豈得終違我此出必凶是亦命也子勉
怪其言但疑其不欲與妻相見竟使偕行玉真
乘轎雜於眾人間甫出郊上冢者紛紛適有獵
師過前真戰栗之聲已聞于外少頃雙鷹往來
掠簾外雙犬卽轎中曳出之齧其喉立死子勉
奔救已無及容質儼然如生將舉尸歸始見尾
垂地蓋野狐云此事絕類唐鄭生也

王齊賢說

臨邛李生

邛州李大夫之孫元夕觀燈惑一游女隨其後

不暫捨女時時回首微笑若招令出郭及門外
又一男子同途適素所善者以爲得侶竊自喜
徐行至江邊男子忽捨去女不從橋過而下臨
水濱李心猶了然頗怪訝亟往呼之女從水面
掩冉而返逼李之身環繞數四遂迷不顧省乃
攜手凌波而度徑入山寺中趨廊下曲室屋甚
窄幾壓其背不勝悶極聲大呼寺僧固知所謂
秉炬來訪蓋誰家婦敢堂李踞臥于上如欲入
而未獲者僧識之曰此李中孚使君家人也急

扶掖請方丈灌以藥到明稍甦送之歸凡病彌月始愈司馬漢章云乃其妻鮮于夫人之外弟也

吳氏迎婦

樂平吳璞女嫁德興余寧一有子娶婺原張氏女爲婦余生死吳繼改嫁後十年亦亡余家老婢晝夢人來謂已曰吳夫人具采舟在江中遣我迎婦及汝婢夢中固拒不肯往婦獨命車隨其使登舟未數月婦小病遽不起時淳熙元年

丁志十六

十一

也婢至今存

夷堅丁志卷第十六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甘棠失目

番陽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眾中見道人頽而長著黃布袍顧棠來徑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却之曰素昧平生適未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

丁志十七

一

江岸岸先橫巨舟卽挽使登鷁首挂金書牌刻敕賜職醫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麗服向所未覩道人云汝失明久今夙緣相值當爲汝醫棠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臥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搜攪睛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醫乃掖之起坐一女傾餅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拉臥如初棠知無可柰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睚覺腦後如鉤出一物徐

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邸爲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棠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爲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香火供事甚謹。茲殆佛力云。

瑠璃餅

徽宗嘗以紫流離膽餅十付小璫。使命匠範金托其裏。璫持示苑匠。皆束手曰。實金於中。當用

丁志十七

二

鐵葭熨烙之。乃妥貼。而是器頸窄。不能容。又脆薄。不堪手觸。必治之。且破碎。寧獲罪。不敢爲也。璫知不可。強漫貯篋中。他日行塵間。見錫工卸陶器。精甚。試以一授之。曰。爲我托裏。工不復擬議。但約明旦來取。至則已畢。璫曰。吾觀汝伎能。絕出禁苑。諸人右。願屈居此。得非以貧累乎。因以實諭之。荅曰。易事耳。璫卽與俱入。而奏其事。上亦欲親閱。視爲之。幸後苑悉呼衆金工列庭下。一一詢之。皆如昨說。錫工者獨前取金。鍛治

薄如紙舉而裹餅外眾咄曰若然誰不能固知汝俗工何足辦此其人笑不應俄剝所裹者押于銀箸上插餅中稍稍實以汞揜餅口左右頰搨之良久金附著滿中了無罅隙徐以爪甲勻其上而已眾始愕眙相視其人奏言瑠璃爲器豈復容堅物振觸獨水銀柔而重徐入而不傷雖其性必蝕金然非目所睹處無害也

上大喜厚賚賜遣之子又記元祐間中官宋用臣謫舒州郡新作大樂鼓甚華飾以金采旣登

架旁環忽斷欲剖之重惜工費宋命別爲大環歧其股爲鎖鬚狀以鐵固鼓腹之竈使極窄卽敲環入竈中纔入而鬚張遂不復脫是皆巧思得之於心出人意表者

前事劉子思說

袁仲誠

丹陽袁仲誠字自右正言外補已而爲江東提

刑夢人告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其義如何夢中不能荅明日以語館客范存誠存誠曰下文

蓋云命世亞聖之大才真吉夢也未旬日袁得

風疾卒于官讖者始解之曰二句之上云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袁所歷官及所得疾皆見於是矣何物黠鬼司夢能戲弄人如此時乾道三年

閩羅城

襄陽南漳人張腆居縣之鴈汊世工醫紹興十八年夏夜夢自所居東行二里許過固城鋪北上久之入大城出北門登溪上高橋橋上水中人往來如織見其妻鄭氏亦涉水登岸欲前同

丁志十七

四

途轉眴間已相失俄別至一城同行者莫知其數腆已入門回問戶者此何郡縣曰閩羅城也腆知身已死甚悲懼彷徨無計不覺又前進至階北見大門三楹與眾俱入過百許步復至一門五楹金碧照耀頃之又過一門塗飾益華兩廡下對列司局正殿極高大垂黃簾腆且行且觀至東廡吏舍門內顧舍中人悉冠帶或朱或紫前揖之了不相應獨一緋衣者微作荅腆立移時緋衣頗相憫以足撥一甌云可坐此坐未

定妻忽立於門外相顧皆漠然頃之一人自殿
簾出著黃背子背拱手仰視屋桷移步甚緩若
有所思久而復入腆問何官緋衣搖手低語曰
此間羅天子也腆曰適觀狀貌與人間所畫不
同却與清元真君甚相似言未既殿上卷簾呼
押文字羣吏奔而往下列囚甚眾或送獄或枷
訊或卽放去度兩時許人去且盡腆在吏舍遙
見其妻亦決杖二十但驚痛垂涕而已須臾簾
復垂吏還舍解衣半坐半臥緋衣指腆謂同列

曰此人無過何不令還眾皆默然又言之乃曰
公欲遣去何必相問其中一人云渠雖欲去三
重門如何過得緋衣戒腆曰外面如有人相問
但云司裏令喚獄子腆遂謝而出每及一門必
有問者如其言卽免復尋舊路急行將近屋東
橋下跌水中而寤雞旣鳴矣呼其妻亦矍然驚
覺語所夢無不同者妻罵曰我方受杖時君在
旁略不顧我情如路人豈可復爲夫婦遂各寢
處才數日鄭氏胥下忽微腫繼生巨瘡痛不堪

忍凡十日膿始潰又十日方瘡膿慨然弃家詣
均州武當山從孫先生者訪道越十七年乃亡
穀城醫者王思明與腆相好景裴弟官襄幕得
於思明云
嚴州觀察判官王稹京東人每與人燕會酒不
濡脣同官皆疑爲挾詐云得非陰伺吾曹醉中
過失售諸長官以資進身計乎益久稍以獨醒
侵之稹長歎移時愀然曰久欲祕此事諸君旣

相疑敢不盡言卽袒衣示之背兩瘢相對如嘗
受徒刑者徐而言曰三年前疽發於背甚惡一
日瘡劇冥冥不知人或呼使出外到官府中有
据案見詰曰汝曾爲某州幕職乎對曰然曰某
時某事某人不應坐某罪汝何得輒斷之對曰
此郡守之意稹持之連日嘗入議狀爭辨至遭
叱怒訖不能回公牘始末具存恨無由取至爾
主者命左右云云一卒趨而出俄頃已持文案
來主者反覆閱視喜曰汝果無罪幾誤殺汝今

遣汝歸呼元追吏護送吏頗賢沿路款語力戒曰回世間切勿飲酒問其故不肯言及寤腥血交流瘡已潰卽日遂瘡性本好飲思冥吏之戒不忍再速死也聞者皆慘懼自悔云

涪安民

嚴州涪安縣富家翁誤歐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訴民有弟爲大姓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爲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爲人弟卽具牒將詣縣方君固與富翁善諷使來祈已而荅曰此我

家僕何敢然當諭使止之彼不過薄有所覲耳爲喚僕面責且導以利僕敬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千與僕別致三百千爲方君謝纔數月僕復宣言翁又詣方方曰僕自得錢後無日不飲博今旣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邑懲治之翁懼泄乞但用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舊訊倩市漆二百斤倉卒不辦買翁幸爲我市當輦錢以償直翁曰蒙君力如許茲細事吾家故有之何用言價卽如數送漆

明年僕又欲終訟翁歎曰我過誤殺人法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距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爲鄂州蒲圻宰白晝恍恍於廳事對羣吏震悸言曰固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速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語仆地卒吏以所見白始知其冥報云

薛賀州

丁志十七

八

鄭人薛銳仲藏爲賀州守晚治事且退意緒忽昏昏不佳枕胡床假寐或揖其前請行身隨以出到某處他吏來言曰官人傳語使君使君大期甚不遠若自此不出仕前程猶未艾也薛寓會稽久生理從容宦情素薄聞之卽應曰願自此不復仕吏卽去俄復來曰官人欲得一文書爲證薛索紙筆書授之吏顧曰旣已形於文牘不可復悔矣遂去已而又來曰官人甚喜使君可歸薛惘然如夢覺卽日上章乞祠官還越時

淳熙三年官爲朝請郎爲人言少須至大夫經
郊恩任子當挂冠矣

後二年薛致仕

三鴉鎮

三鴉鎮在河北孤迥處

汝州魯山縣亦有三鴉鎮

鎮官一員

俸入不能給妻孥官況蕭條地多塘濼捨蒲藕魚鼈之外市井絕無可買前後監司未嘗至有運使行部從吏導之過焉入其治則官吏已悉委去無簿書可尋詰徘徊堂上顧紙屏間題字尚濕試閱之乃小詩曰二年憔悴在三鴉無米

無錢怎養家每日兩餐唯是藕看看口裏出蓮花運使默笑而去好事者傳誦焉蒙城高公泗師魯紹興末監平江市征吳中羊價絕高肉一斤爲錢九百時郡守去官浙漕林安宅居仁攝府事其人介而嗇意郡僚買羊肉食者必貪將索買物歷驗之通判沈度公雅以告師魯曰君北人必不免食此盍取歷竄改母爲府公所困師魯笑謝爲沈話前說且曰亦嘗傲其體作一絕句云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只

把魚鰕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聞者皆大笑
林公微聞之索歷之事亦已

右四事皆高師魯說

劉堯舉

劉堯舉人來其專欲盡又二

紹興十七年京師人劉觀爲秀州許市巡檢其子堯舉買舟趨郡就流寓試悅舟人女美日夕肆微言以蠱之女亦似有意翁媪覺焉防察不少懈及到郡猶憩舟中翁每出則媪止媪每出則翁止生束手不能施試之日出垂拱而天下治賦秋風生桂枝詩皆所素爲者但賦韻不同

丁志十七

十

須加修潤迨昏乃出次日試論復然既無所點竄運筆一揮未午而歸舟舟人固以爲如昨日也翁媪皆入市獨女在生徑造其所遂合焉是夕生之父母同夢人持榜來報秀才爲榜首榜一人曰非也郎君所爲事不義天勅殿一舉矣覺而相語皆驚異生還家父母責訊之諱不言已而乃以雜犯見榜後舟人來其事始露又二年從官淮西果魁薦然竟不第以死

夷堅丁志卷第十七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路當可

丙志載梁子正說路當可事云其父爲商水主簿路之父君寶爲令故見其得法甚的滕彥智云當可乃其舅氏蓋得法於蜀而君寶是其叔祖子正之說不然滕言嘗與中外兄弟白舅氏丐一常行小術可以護身者舅曰談何容易吾平生持身莊敬不敢斯須輿慢心猶三遇厄當爲汝輩道之其一事云頃經嚴州村落間過舊

丁志十八

一

友方氏家留飲款洽日且暮里豪葉氏介主人來言笄女未嫁而爲魅所惑撓凡以法至者輒沮敗以去敢敬請於公吾雖被酒固不妨行法卽如葉氏喚女出旣出端麗絕人默驚羨以爲向所未覩女忽奮而前若爲人所驅擁吾惘然變色急趨避于佛堂中女追逐至門乃反吾以鬼見困從其家求閭靜處將具奏于天主人引吾至西邊小圃一堂前後皆巨竹與所居相口云此最潔清吾取篋笥朱丹符筆之屬寘几上

未暇舉筆俄蒙然無所知閉目審聽覺身在虛空坐處搖兀不小定蓋已見縻於竹抄食頃還故處則几按牕戶皆糞穢狼藉不可處度未能與敵急喚僕肩輿出外行十許里適得道觀遂託宿精神稍甯始趨庭中望斗下焚香百拜謝過退而焚奏章留兩宿微似有影響遣一道流詣葉氏物色之歸云火昨從圃中堂起盡燬叢竹延及山後高林門前屋數十區并土地小廟皆煨燼吾知訟已直自還扣之一家長少正相

賀云女經年冥冥不知人今日如醉醒說去歲在房內見一老翁來爲媒妁出入數四又數日以金珠幣帛數合來已而迎一少年入與我爲夫婦明日挾我歸謁翁姑其他稱伯叔者又十餘人翁甚老呼謂眾曰吾家受葉氏香火幾世矣汝等後生肆爲不義禍必及我何不取諸他處乎少年曰此憑媒納幣而取之昏禮明白何所懼後數聞術士至必相與合力敵之往往告捷及路真官來翁又呼謂眾曰吾聞路真官法

力通神非常人比必不免眾亦頗懼口有喚我
言真官叫汝我遂行眾皆從于後將至書院忽
呼笑曰真官夸汝好盍往就之遂擁我以前旣
退翁問所以歎曰事已至此果能殺之則大善
今禍猶在也適方會食門內火遽起煙炎亘天
翁村膺慟哭曰禍至矣以手推我出曰爲汝滅
吾家我纔得歸火乃稍息常時所見室宇臺觀
一切無孑遺所謂行媒者土地也此事本末可
畏如此吾幾受其害豈汝輩所當學哉彥智舉

此時尙有兩事未及言而卒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
節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自是不邇妻
妾儻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
巳中秋夜半偶遊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祕訣
所恨尙牽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識
之其詞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闊煙漫漫
夜深人散萬籟息獨對清影憑欄干一聲長嘯

肅天宇知是殮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儵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回看往事一磁甌下視舉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猶軒冕知是盧敖遊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三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河南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縊而死載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或疑其尸解仙去云東坡公作黃鶴樓詩紀馮當世所言老卒遇異人事王定國亦載之於書疑此亦其流也

丁志十八

四

史翁女

南城人饒邠大觀間預貢西上遂留近京館于士人胡賈夫家胡亦貢士也他日同入京暮投道店見老媪以黃羅帕髮執青蓋過門外類莊家人別有少女絕姝美相逐而去且行且晒光豔動人胡生惑之率邠躡其後甫食頃恍迷所如益前進可六七里至一豪民居登其門老翁垂白負杖出自言爲史氏見客極喜迎肅殊有

禮節廳事上挂觀世音像香花奉事甚嚴畫繪
光彩非人間筆旣夕留宿休僕馬于外二子請
入拜其媪許之則逆旅所見者詢其故笑曰早
攜孫女訪姻戚薄暮歸不知二君在彼失於趨
避深負愧怍頃又呼孫女出眞國色也言談暗
默姿態橫生二子恍然心醉須臾引入中堂供
張華楚治具豐潔賓主酬酢歡甚半酣胡試姚
其女女欣然就之邪起便旋翁使乳婢秉燭從
姿色亦可悅邪出盥手沃以水爲戲皆大笑酒
罷女侍胡寢婢侍邪寢皆熟寐及覺寒風襲人
披衣起視東方已白回顧無復華屋洞戶乃在
楓林古木間二子相視歎怖羣僕亦莫知所以
然慙愧歸邸竟不測爲何物妖魅也

紫姑藍粥詩

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圃蓺花子姪聚學其中暇
日迎紫姑神作歌詩雜文友生江楠過焉意後
生僞爲之而託以惑衆弗信也一日再至見執
箕者皆童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

求詩箕徐動曰德林素不見信曷乎索詩漫賦絕句云末豆應急用屑榆豈充欲嗜好肖趙張蒼皇救文叔眾不曉所謂復禱求神願明以告我又徐書云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第二句見唐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後漢馮異傳檢視之皆粥事也蓋是時官妓藍氏者家世賣粥人以藍粥呼之楠前夕方宿其館神因以此戲之云德林楠字也

劉狗屢

丁志十八

六

南城人劉生別業在城南三十里地名鯉湖時往其所檢視錢穀至則必留旬日徘徊不忍捨嘗赴鄰家飲中夜未歸守舍僕倦甚就臥主榻少頃見婦人衣二紅衫自外徑入登床熟視審非劉生罵曰爾何人輒睡于此僕應聲推之脫手亟去翻身踰垣時月色正明隨逐之化爲花狗走出僕因是始疑主公留連不去之意蓋爲所惑也明日告鄰人則其家所畜者殺之剖腹中已有異方知其怪變如此後鄉人目之爲劉

狗麀右四事南城人饒居中說

張珍奴

張珍奴者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吳興官妓而未審也雖落風塵中而性頗淡素每夕盥濯更衣燒香扣天祈脫去甚切某士人過其家珍出迎見其風神秀異敬待之置酒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凡往來幾月然終不及亂珍訝而問曰荷君見顧不爲不久獨不肯少留一昔以盡相歡豈非以下妾猥陋不足以娛侍君子耶

不然人情相得不在是所貴心相知爾他日酒半客詢珍曰汝居常更何所爲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每夕告天祈竟此債爾客曰然則何不學道曰迫於口體之奉何暇爲此且何從得師乎客曰吾爲汝師何如曰果爾則幸也起更衣炷香拜之爲師旣去數日不至珍女獨處漫自書云逢師許多時說些兒个及至如今悶損我援毫之際客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爲者珍不答而匿之客曰示我何害示之卽續其後

云別無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
夾脊雙門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
再三致謝自是豁然若有悟亦密有所傳授第
不以告人然未知其爲何人也累月告去珍開
宴餞之臨歧出文字一封曰我去後開闢之及
啟緘乃小詞一首皆言修煉之事云坎離乾兌
分子午但認取自家宗祖此下失煉甲庚更降
龍虎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澆灌黃芽出土有人
若問是誰傳但說道先生姓呂始悟其洞賓也
遂齋戒謝賓客繪其象嚴奉事脩其說行之踰
年尸解而去

袁從政

袁從政宜春人紹興庚辰登第調郴縣尉先是
筠州上高陳氏女新寡來歸以妻袁夫婦相歡
嘗有彼此勿相忘一死則生者不得嫁娶之約
旣之官未滿秩陳亡不能挈柩歸但殯道旁僧
舍之山下再調桂陽軍平陽丞遂負前誓更娶
奉新涂氏女相與赴平陽道由是寺同年有官

於彼者爲具召之才就坐見故妻從外來戟手罵云平生之誓云何今反負約邪不捨汝矣袁但向空咄咄如與人言又呼從史令回城隍牒史駭愕漫應云已回牒了袁終席不復顧主人不告而起歸與涂氏說其詳中夜發狂出走涂追照以燭袁吹滅之竟赴井死

賣詩秀才

張季直中原人待湖北漕幕缺寓居豫章龍興寺嘗晝寢恍惚間聞人拊掌笑曰休休得也岡

丁志十八

九

雲深處高臥斜陽驚起視之無見也再就枕復聞之張不敢寐走出訪寺僧僧曰昔年有秀才以賣詩爲生病終此室豈其鬼乎張悚然立丐休官不半年亦死及葬西山其地名得也岡云

右三事李叔達說

齊安百詠

黃州赤壁竹樓雪堂諸勝境以周公瑾王元之蘇公遺蹟之故名聞四海紹興戊午郡守韓之美通判時衍之各賦齊安百詠欲刊之郡齋韓

夢兩君子自言爲杜牧之及元之云二君所賦多是蘇子瞻故實如吾昔臨郡時可紀固不少何爲不得預幸取吾二集觀之采集中所傳廣爲篇詠則盡善矣韓夢覺且愧且恐方欲取樊川小畜二集益爲二百詠會將受代不暇作遂并前百詠皆不敢刊

東坡雪堂

黃人何琥東坡門人何頡斯舉之子也兵革後寓居鄂渚每歲寒食必一歸紹興戊午黃守韓

丁志十八

十

之美重建雪堂理坡公舊路時當中春琥適來游夢坡公告之曰雪堂基址比吾頃年差一百二十步小橋細柳皆非元所汝宜正之夢中歷歷憶所指不少忘明日往白韓韓如其言悉改定他日有故老唐德明者八十七歲矣自黃陂來觀歎曰此處真蘇學士故基也

右二事韓守說

李芟遇仙

濟南李芟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暇則縱游湖山嘗欲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

迷路見青衣道人林下斲筍艾揖之道人問所
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
且來同食燒笋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
所在菱皇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
門下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泊歸舍不復飲食
其從兄大猷莫為諸王宮教授將之任遣僕致
書見其顏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
至則已去云游茅山矣後又聞八蜀隱青城山
大猷為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
報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唯繪象存

唐蕭氏女

殿前司遊奕軍卒李立以貧隸兵籍曰為主將
刈馬芻嘗至湖山深僻無人處遇女子秀麗姝
少類仕宦家人自邀與合仍以衣服遺之自是
日會其地且時致錢帛給用度立賴是少蘇其
徒積訝之意必盜也其白主將密使察之無他
故始疑其必有異遇因善術者宋安國試扣焉
宋使呼立立至作法召女子亦來曰妾非今世

人蓋唐時蕭家女立宿生前乃白侍郎子相許
結昏未嫁而妾不幸爲洛中神物所錄遂弗克
諸立福力淺薄展轉墮爲馬曹然妾一念故未
嘗捨也近者與神緣盡得自由遍求白氏子後
身到此乃知爲李立遂與償夙契憐其苦貧是
以賙給之爾宋曰汝所與物得非竊取乎曰非
也皆取諸豪貴家有餘者宋曰汝可速去勿復
顧戀恐貽後患吾當移文東嶽令汝受生女唯
唯拜謝而退後果不復見立貧如初

右二事皆
童敏德藻

丁志十八

十一

說之

夷堅丁志卷第十八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東堅丁志卷第十九

十五事

留怙香囊

十餘年人問昔

衢人留怙彥彊年二十餘進士及第調官歸鄉常獨處一室其地濱水水次皆芟荷景趣竒迥忽若有所遇家人莫得而知也第怪其入室卽扃戶非溫清與賓客至輒不出人竊疑之而不可問後因易衣浣濯家人得珠囊於帶間皆北珠結成而極圓瑩粲潔非世能有所串銀線柔軟光好不可名狀囊中香氣又特異持以叩所

志十九

一

自來不肯言伺間密聽之時間奕棋下子聲遂作計啟關掩其不備乃一美婦人對局見外人至急趨入屏後就視之無所覩父兄意其鬼魅深以爲憂呼方士巫者治禳百方終不驗而怙顏兒充壯了不類困於異物者及將赴官始絕不至所存珠佩其父遣擲弃海中怙生平康甯無疾至老嗜欲不衰年八十餘尙有少妾十輩官至中大夫年幾九十晚年人問昔所遇曰水仙也當時失不詢名氏無得而傳蓋得養生之

徇於彼云

其曾孫清卿說

英華詩詞

辛四

英華詩詞

緡雲英華事前志屢書然未嘗聞其能詩詞也
今得兩篇其詩云夜雨連空歇曉晴前山重染
一回青林梢日暖禽聲滑苦動春心不忍聽其
惜春詞云東風忽起黃昏雨紅紫飄殘香滿路
凭闌空有惜春心濃綠滿枝無處訴春光背我
堂堂去縱有黃金難買住欲將春去問殘花花
亦不言春已暮殊有情致故或者又以爲神云

丁志十九

公安尉蔡
聰發說

黃州野人

黃州麻城縣境有泰陂山邵武人黃志從居之
其地多茂林絕麓黃常自種莪其間百果粟豆
成實每苦爲物所竊食密伺之見如人而毛者
搏之則逝追之不及百計羅絡因結繩置墮間
而獲焉初不甚了了養之數日始能言乃實人
也云我某村陳氏子年四十餘靖康之難全家
死于兵身獨得脫竄伏山間山有高崑可拔援

藤蘿而上上有草如毯可覆飢餐中實木葉渴
芻澗泉飲之久而慣習遍體生毛亦無疾痛忘
其去家而居深山也且敏捷如猿猱黃與之食
又強使受室久之膚毛皆脫不復輕趨人皆以
爲若復縱之還山或可不死使之飲食耆欲爲
可惜黃不從時童邦直爲郡守外孫王仲共
侍行見其事爲作野人記并詩云

史言命術

王垂仲共南城人紹興乙丑赴省試聞術士史

志十九

三

言方有聲往謁之史問知鄉里曰旦者仙郡李
鼎周楠余去病石仲堪四先輩來問命言獨不
取石君餘皆當高過又詢所業經曰習易史曰
適南劍鄧暉先輩亦云治易此人今年當擢第
語罷始推王五行曰毋諱吾說君非但今茲不
利後舉亦不得鄉薦歲在庚午當再舉辛未必
成就也王不樂而退已而六人得失皆驗所談
王後來事的的不差旣廷對又與同年鄉人江
秉鈞往謁史已不憶前事獨云二君復何問豈

非欲知高下耶然科級皆不高王君尙可居黃甲更有一說江君生乙巳帶格角殺必過房義養者二人相顧歎異蓋江本甘氏子來爲江翁後云暨唱名王第四甲江末等史生之精妙如此

右一事皆王仲共說

玉女喜神術

邵武人黃通判自太平州秩滿寓居句容縣僧寺寺與茅山接一女未出適輒有孕父母疑與人爲姦然女常日不出亦無男子往來其家者

志十九

四

密詰之女泣曰兒實非有遇但每睡時似夢非夢必爲一道士迎置靜室中邀與飲宴且行房室之事以至有身久負羞恨而不敢言也父意茅山方士所爲乃託故具齋悉集十里內道流使女自帷中窺之果某觀中道士頎然秀整類有道者擒問之具伏遂縛致于縣縣令考其跡狀曰某所行蓋玉女喜神術也命加械梃囚諸獄道士高吟數語未絕聲黑霧四塞對面不相覩少頃霧散唯五木狼藉于地道士不見矣

饒文

盱江丁僧

紹興初盱江城北十五里間黃氏客邸有僧過其家體貌軒昂云俗姓丁留數日白主人日入城中行乞夜卽還凡數月所得錢物亦分以與黃黃異待之相處益久出入無所疑問遂挑其妻妻年尙少有容質旣喜僧姿相又以數得財故心許而佯拒之迨聞排僧闖而入房內無燈而自然光明僧衣金欄袈裟坐壁間青蓮華上

丁志十九

五

類世所畫佛菩薩然妻驚慕作禮僧遽躍下語之曰吾非世人將度汝汝勿泄卽留與亂自是每夫出必往浸久黃知而詰之不敢隱盡以直告黃怒設計將捕治託故出宿密反人定後妻又詣僧摘語之曰我夫欲捉汝爲之奈何僧曰汝無憂闔戶就寢黃伏戶外側聽愈怒欲入而不可但呼罵之初亦相應答已則其聲漸遠俄寂然無聞壞壁入爇火照之室已虛矣四壁枵如僧與妻及器物了不一存而牕壁牖戶無少

損處呼集鄰里追尋到明宵無音跡竟莫知所

向

建昌崇真隱士黃彥中說

江南木客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譎鬼其神怪甚俛異多依巖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脚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木石之怪夔罔兩及山獾是也李善注東京賦云野仲游光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皆是

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
人乍富故小人好之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若
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遇盛夏多販易材
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斥言
祀賽惟謹尤喜淫或爲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
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猴狻如
彪如蝦蟆體相不一皆趨捷勁健冷若冰鐵陽
道壯偉婦女遭之者率厭苦不堪羸悴無色精
神奄然有轉而爲巫者人指以爲仙謂逢忤而

病者爲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臥不起如死而復蘇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戶與貴人驪狎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卽發狂易性理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神言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事遺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今紀十餘事于此建昌軍城西北隅兵馬監押廨本吏人曹氏居室籍入于官屋後有小祠來者多爲所擾趙宥之之女已嫁與夫父行爲所迷至白晝出

與接不見其形但聞女悲泣呻吟手足撓亂叫言人來逼已去而視之遺漚正黑泱液衣被中女竟死趙不訥妾年可三十許有姿態嘗奏溷欲起髻忽爲橫木所串閣于屋梁上絕叫求救人爲解免便得病才數日死南城尉耿弁妻吳有崇孕臨蓐痛不可忍呼僧誦孔雀呪吞符乃下鬼雛遍體皆毛陳氏女未嫁而孕旣嫁產肉塊如紫帛包裹衣物者畏而瘞之女亦死龔氏妻生子形如人而絕醜惡泊長不畏寒暑霜天

能溪浴翁一八郎妻虞年少乾道癸巳遇男子
每夕來同宿夫元不知雖在房常擲置地上或
戶外初亦罔覺但睡醒則不在床虞孕三年至
淳熙乙未秋產塊如斗大弃之溪流尋亦死饒
氏婦王在家爲女時已有感旣嫁亦來遂見形
顏色秀麗如婦人鮮衣華飾與人語笑外客至
則相與釘餽蔬果若家人然少拂之卽擲沙礫
作風火置人矢牛糞於飲食中莫不懼畏後遣
歸其父母家禍乃息王不知所終李一妻黃劉

十八妻周生子如猪狗毛甚長墮地能跳躑一
死一失所在黃氏妻是夜遇物如墓而長大逼
與交孕過期乃生得一青物類其父胡氏妻黃
孕不產占之巫云已在雲頭上受喜神歡迎之
不可爲也果死新城縣中田村民李氏妾生子
軀幹姪小面目睚眦如猴手足指僅寸不類人
三弟皆然今五六十歲南豐縣京源村民丘氏
妻孕十年兒時時腹中作聲母欲出門胎必騰
踏痛至徹心不出方止後產一赤猴色如血弃

之野母幸獨存宜黃縣下潦村民袁氏女汲水
門外井中爲大蛇繳繞仆地遂與接束之困急
女號啼宛轉家人驚擾召巫巫云是水客所爲
不可殺久當自去薄暮乃解昇女歸色萎如蠟
病踰月乃瘳顏狀終不復舊成癡人矣

鬼卒渡溪

紹興癸 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
聞隔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荷兵刃者
二十餘輩意其寨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既濟探

丁志十九

九

囊予錢登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
也漁人既喜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

鬼

鄧慥說

龍門山寺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顛有寺幽僻孤寂
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
主僧房相去差遠既寢聞戶外人呼聲驚怪不
敢起須臾門軋然自開客悸甚不敢喘息急下
床欲走門已爲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

應甫問答間石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卽主僧宿焉且詢其怪曰山鬼所爲也前後見此事甚衆但不能相犯云

邑土鄧
誌說

柳卒唐顛

南城鄧某宣和五年爲郴州戶曹掾時宰城卒唐勝出處詭異語默不常若病風狂者人目之爲唐顛有母無妻子嘗以過逃去久乃從蘇仙山白鹿洞中出言洞中大有佳境山川邑屋別一人間也或問爾何不遂留曰老母在安可不

丁志十九

十

歸異時去未爲晚細扣之則不答喜飲酒常以馬通及蛇寘于懷詣人索酒若呼與之酒雖副以糞穢亦不拒嘗攜毒虺來掾廳掾呼至庭下酌大白飲之唐欣然一吸而盡取虺齧食留其半曰姑藏之以俟晚飲每醉後輒坦其腹使人以鐵椎撞之如擊木石顏色略不變後不知所

終

掾之孫
植說

復塘龍珠

豫章武甯縣復塘村乾道己丑歲七月二十一

日白晝雷雨大作數牧童放牛壠上見西北方
電光中二龍鬪良久東南震霆數聲起逐退之
二龍奔逃墜一物於半空中大如車輪上下凡
數十而不止少頃紅霞白雲盤旋圍繞竟不得
上遂墮田間其光漸微僅若鳧卵大圓明如珠
眾童競取之二樵者見其爭不已爲擊以斧欲
碎而分之極力不少傷相近富人余氏聞之來
觀見光采異常知其龍珠也易以數十錢映空
而視中有仙女焉遂爲所得府帥吳明可帶給

建昌犀石

建昌縣富民有不肖子常亡賴縱飲因大醉臥
路旁旣醒見一石如盃大嶮崑可愛日光射其
中有物焉審視之則犀牛也不甚以爲貴持往
江州德安潘氏者奇之餉錢十萬取其石後其
父聞而索之已無及矣時乾道五年八月也

新淦民陳氏所居在修德鄉之郭下里隆興初
元妻爲物所魅經數年百方禳逐弗効夫問之
汝常日所見幾何人厥狀何如妻曰先有白衣
人強我同寢我每績麻時老嫗必來伴績仍攜
兩童爲執爨無日不然姑亦苦之謂婦曰若至
當報我婦奉教會嫗入室走白姑姑挾刃徑往
褰帳嫗正理麻卽斫之嫗示以囊金曰所爲來
欲富汝家安得殺我姑遂止轉眼間已滅不見
陳曰妖易治爾磨刀授妻曰白衣至便斫之妻

如言舉刃中肩怪走而嫗至焉曰郎與若相處
許久今乃謀殺之何無人情如此使在家受盡
楚痛展轉不能亦不恨汝令我來覓藥妻不應
刀猶在手伺隙剗其脇嫗奔大山風掀裙起狐
尾露焉俄兩女童哭而至曰汝已傷我郎君文
傷我婆婆可謂無義妻連斫之皆化爲石自是
絕不來

溫州民謝生母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

不啻飢渴謝生搏手無策家有小園種此果乃
夜拜樹下膝爲之穿裂詰旦已纍纍結丹實數
顆跪摘以奉母食之痼疾遂瘳聞者傳爲孝感
遠近士大夫爭賦詩詞歌誦其美目曰靈柑詩
軸郡守王漑異澤詒書它邦夸廣其事惜不上
諸朝揭之史策使繼姜詩孟宗之芳塵以示不
朽時淳熙十四年也

許德和麥

樂平明口人許德和聞城下米麥價高令幹僕

丁志十九

三

董德押一船出糶旣至而價復增德用沙礫拌
和以與人每一石又贏五升不數日貨盡載錢
回甫及家天氣正好晴或變陰暗雷風掀其身
於田畝間卽時震死

夷堅丁志卷第十九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與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郎巖妻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塞卒長郎巖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肯言初巖嘗與倡瞽妻不勝忿妬自經死于房雖葬猶數爲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言巖向

丁志二十

一

空中唾罵之徒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終慮其害已馳還鄉中途憩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弃我邪宜速反黃不敢答但冥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程畜產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黃真深秀才廣昌人館于鄉里王氏去主家百步許有婦人自言主家女來與亂既久遂病瘵主人疑焉子弟於薄暮見牡狗銜酒器人立而扣館門匿跡窺之黃啟戶延入俄聞飲食語笑聲亦未敢呼問明日密詢之諱拒甚力是日且晚狗趨屋後山間久不返子弟隨觀其所爲乃入破冢中戴髑髏而出急逐之奔而走追擊以杖殺而曳歸剖其腹似有孕一物如皮球膜裏皆精液凝結如乳卽煮熟之加鹽醢託爲野物

以啗黃婦人遂不至黃他日始知其詳大驚愧然所患瘵疾亦愈

廣昌黃襄說

蛇妖

蛇最能爲妖化形魅人傳記多載亦有眞形親與婦女交會者南城縣東五十里大竹村建炎間民家少婦因歸甯行兩山間聞林中有聲回顧見大蛇在後婦驚走蛇昂首張口疾追及繞而淫之婦宛轉不得脫叫呼求救見者奔告其家鄉里皆來赴莫能措手盡夜至旦乃去又壕

口實慈觀側田家胡氏婦年少白皙春月餉田
去家數里負擔行山麓過叢薄中蛇追之婦奔
擔走未百步驚顛而仆爲所及以身匝繞舉尾
褰裳其捷如手裳皆破裂淫接甚久其夫訝餉
不至歸就食至則見之憤恚不知所出呼數十
人持杖來救蛇對眾舉首怒目呀口吐氣蓬勃
如煙眾股栗莫敢前但熟視遠伺而已數日乃
去婦困臥不能起形腫腹脹津沫狼藉昇歸下
五色汁斗餘病逾年色如蠟宜黃縣富家居近

丁志二十

三

山女刺繡開牕每見一蛇相顧咽間有聲鳴其
傍伺左右無人疾走入室徑就女爲淫時時以
吻接女口又引首搭肩上如並頭狀女啼呼宛
轉不忍聞家人環視欲殺蛇恐并及女交訖乃
去遂妊娠十月產蜿蜒數十南豐縣葉落坑紹
興丁丑歲董氏婦夏日浴溪中遇黑衣男子與
野合又同歸舍坐臥房內家人但見長黑蛇亦
不敢殺七日而後去婦蓋不知爲異物也此四

女婦皆存

士人傅合寶慈
道士黃師肇說

二狗怪

臨川縣曹舍村吳氏女未嫁而孕父母責之女云每夕黃昏後有黃衣人踰墻推戶入強我與交因遂感孕家人密伺之果如女言將入迎椿以刃卽死取火照視乃鄰家老黃狗也以藥去其胎得異雛焉南城竹冲村田家嘗失少婦尋捕無迹半月而後歸云爲烏衣官人迎入山處大屋下飲宴相歡不知何人也自是常常去之或至旬日家人以爲山鬼率鄰里壯男子深入探逐正見夫石穴如屋黑狗抱婦酣寢不虞人至無復能化形遂擊殺之以婦歸

丁志二十

四

紅葉入懷

撫州金溪士人藍獻卿妻頗有姿貌與夫歸甯母家肩輿行塗中風雨暴作空中飄紅葉冉冉入懷鮮紅可愛撫翫不捨至夜恍惚間有人登床與接及明告其夫俄得狂疾言語錯亂被髮裸跣不可制藍夫以爲其醫巫無所施其伎了

不知何物爲妖也

朱極說

楊氏竈神

南城楊氏家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
向入所貯牛窠屋中藉草而寢霜重月明寒不
得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偃也直趨屋
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勁風咫尺
翳暝虎若被物逐倉黃走衆偃亦散旣神人傳
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
受楊氏祭祀有年矣公縱虎爲暴郎君幾爲所
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

丁志二十

五

家竈君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
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上後其父怒解子得
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

縣士羅
大臨說

姚師文

姚師文南城人建炎初登第得宜春尉以死家
之田園先以歲饑速售產去而稅存妻弱子幼
莫知買者主名閱十餘年負官物至多邑令李
鼎治逋峻繫姚子於獄身戶會歲盡鼎憐其實
窮文召保任立期暫歸子至家除夜無以享獨

持一器祀其父告以久囚不能輸稅之故哀號不已屋上忽有人呼小名驚視之父衣公服立索紙墨筆硯子欲梯而上止之曰幽明異塗不宜相近第置四物簷間可也子退忍淚屏息遙望之姚稍步及簷坐就膝書滿紙擲下俯拾之際父遂不見新歲持死父書至邑宰讀所書某田歸某家稅當若干逮逋人至皆駭異承伏子乃得免子婦之父董在臨川素相善亦往訪之空中揖語相勞如平生且請具酒席□□

丁志子

六

而不見形董曰以何禮爲席曰與生人等耳董如言相對盡敬不敢少愆又語及教子爲出論題說題意主張有條理罷酒始辭去仍囑善護其子自此寂然

朱承議

南豐朱氏之祖軾字器之就俗於村墅嘗告歸

邑居中道如廁見一農夫目益而氣未絕急呼
傍近人共救解之既得活詢其故曰負租坐繫
負不能輸雖幸責任給限竟無以自脫至於就
死豈他所欲哉問所負幾何曰得數千錢便了
特無所從出朱隨身齎挾僅有此數悉與之不
告姓名而行歲夕無以祭神亦不悔也後以累
舉恩至承議郎生五子京至國子司業彥終待
制褒爲郎官襄至郡守皆知名當世朱公清健
康富及見諸子達官享甘旨年八十有餘乃卒里

中人至今能言之

巴山蛇

崇仁縣農家子婦頗少艾因往屋後暴衣不還求之鄰里及其父母家皆不見遂詣縣告縣爲下里正揭賞搜捕閱半月弗得其家在巴山下十里山絕高峻樵者負薪歸至半嶺望絕壁崑崖間若皂衣人擁抱婦人坐者疑此是也置薪于地尋磴道攀援而上稍近兩人俱入穴中穴深不可測樵歸報厥夫意爲惡子竊負而逃者

時日已夕不克往至明家人率樵至其處偵視莫敢入或云穴深且暗非人能處殆妖魅所爲宜委諸巫覡聞樂安詹生素善術亟招致之詹祕髮銜刀禹步作法先擲布巾入須臾青氣一道如煙吹巾出又脫冠服擲下亦爲氣所却詹不得已裸身持刀躍而下穴廣袤如數間屋盤石如牀婦人仰臥大蛇纏其身奮起欲鬪詹揮刀排墮床下挾婦人裙羅躍出婦色黃如梔瞑目垂死詹爲毒氛熏胸困臥去乃蘇含水噴婦

婦如活歸之明日始能言云一晷衣時爲皂袍人隔離相誘不覺與共行亦不知登山履危但在高堂華屋內與其寢處飢則以物如餒與我食食已卽飽心常迷蒙殊不悟其爲異類也鄉人其請詹盡蛇命詹曰吾只能禁使勿出不能殺也乃施符穴口鎮之自是亦絕

興國道人

劉大夫子昂爲贛州興國宰一子年十七八歲嘗出書館中見醉人酣寤子指下令拔出則常

日在市貨藥道人也明日復然疑其異人命扶入齋舍揖使坐焚香作禮道人曰郎年少拜我何爲且何所求也劉曰某觀先生必非尋常人願求祕術爾道人笑探衣囊取文字三卷緘其二皆長二寸許僅如指大堅緊若木石悉以表之戒曰謹守護勿遺失勿泄於人先取不封一卷敬行之餘以次啟視書盡則事成矣丁甯反復乃去劉大喜退發六書皆符籙呪術也依法稍行之無不立驗呪一棗寘六缸中試飲病者

無邪故瘝篤輒愈諸水者雲生父聞之大以爲
憂詢小吏得其實索言次觀子不敢隱取以示
卽命焚之火畢室有聲如雷少頃神將數輩如
世所繪天下力士者涕泣辭訣謂子昂曰明府
誤矣賢子當積功行而得道今乃如此何不
甚邪豈惟不得道將致禍某年受火難不可
也言訖隱不見及期子果死

陳磨鏡

衡州陳道人以磨鏡爲業中年忽盲但日凭妻

志三

肩行於市嘗到衡山覺有計其背曰陳翁明日
出郭相尋無失約明將往妻止之曰變寇方擾
安撫李尙書以重賞募殺或有殺平人以應令
汝設遭此奈何遂已明日復遇之如如初且責
其失信陳語其故曰明日但出無害也乃如之
至則一道人攜陳手行官道上詣粉牆後附耳
語俄傾別去不知所言何事也自是陳不復出
獨令妻自行磨鏡以取絲而閉戶端坐過百日
雙目瞭然復明顏色潤澤如昔年時頗能談人

未家事至今猶往來湖湘間

全翼說

烏山媪

新建烏山村乾道辛卯歲邑境饑疫有田家十餘口盡死唯老嫗與小孫在未幾嫗亦死孫力疾出哀禱鄰里丐掩葬皆畏病染不肯往越五日嫗手足微動俄體煖日開遂復活孫掖起坐問之曰數日何所往若外人肯相助叫入之矣辛而不至豈非天乎嫗曰我了不覺但見人喚我去仍擔我破籠隨行到橋邊

自橋而

志二十

下令留住行李使行橋上願水者在死在

亦舉足如陷不暇問前官朱屏開門

朱紫衣冠緇黃男女被靈逐甚眾路逢縣中舊

諭吏問是何處吏曰非法所汝不合來此皆

是劫會中人五百年當一小劫吾掌綾絹紙三

等簿紙簿勾已盡絹簿亦勾半汝係簿內人然

未當至宜急回使人引出復過橋守者舉手加

額曰還爾籠爾有善心朕此劫會吾爲爾喜今

速歸救爾屋宅遂失脚墮橋下乃甦

齊敬說

陳巫女

南城士人于仲德爲子所納婦陳氏陳世爲巫女在家時嘗許以事神既嫁神日來惑蠱之每至必一犬踔躍前導陳則盛飾入室以須眾皆見犬不見人踰時始去于氏以爲撓召道士奏章告天陳稍疑自言七古志同罔不憶人事唯覺在朱門洞戶宮中服帥供帳華麗煥好一美男子如貴人相母忽怒呼謂子曰不合留

于志二十

命汝將奈何盍以平日所甚懼遽云急遣歸自爾後本巫家故爲神所擾不其

遂令歸父母家竟復使爲

二三
說

雪中鬼迹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半夜村中聞數百千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雜擾勿遽不

陰翳咫尺莫辨有瞻者開門一覩略無所覩明

且雪深尺餘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
蹤相半或流血污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
絕自十八卷至此除路可一事外
皆建昌士人鄧植端等轉爲予言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

光緒丁

辰在唐雜單闕耳

丁志二十

